



黎族

田野调查

本书编写组

海南省民族学会 编印

二〇〇六年七月



前 言

2002年6月为了编写《中国黎族》一书,该书编写组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田野调查。这次调查活动对黎族聚居区五指山、琼中、保亭、三亚、乐东、白沙、东方等市县的八个自然村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的民族学资料。这八个自然村,分别属于黎族哈、杞、润、赛、美孚五大方言,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南民族学院在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的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经过五十多年发展和变迁,这些村落经济社会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取得明显的进步。从这些进步和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今天黎族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调查的民族学资料,从微观层面记录了20世纪初的黎族社会经济社会种种现象,对于各界认识黎族、研究黎族以及政府部门进行黎族问题的决策,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现在省民族学会决定将该资料内部编印。

共有五十多名同志参加了本次田野调查,相关市县、乡镇、村委会对我们的调查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为本次田野调查活动做出贡献的同志和单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较短和调查人、执笔人水平所限,加之未能对某些调查资料进行核对,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在利用本书资料时务请注意核实。

本书编写组
二〇〇六年七月

目 录

槟榔村社会调查	1
毛林村社会调查	33
福关村社会调查	74
番响村社会调查	106
道小村社会调查	142
西方村社会调查	170
头塘村社会调查	186
福报村社会调查	222

槟榔村社会调查

一、概况

三亚市凤凰镇(原羊栏镇)槟榔村位于三亚市南部,距三亚市中心西南方向约 8 公里。槟榔村历史较久,建国前该地叫槟榔园,因大量栽种槟榔而得名。日军侵占海南时期,为了修筑工事,将当地所有椰子树和槟榔树逐步砍光,用作军事材料。现在槟榔村遍布的槟榔树,大多是近年来栽种的。

槟榔村现有 5 个自然村:官坝村、槟榔村、黄猄村、客家村、龙塘村。其中客家村居民由广东梅县迁来,村里的居民会讲客家话、黎话,因长期与当地的黎族接触、生活,逐渐接受黎族的风俗习惯,成为黎族的新成员,在填报民族成份时,全村都填报为黎族。因此,现在的槟榔村全体居民都是黎族。1954 年,原中南海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指派的“中南海南工作组”所整理的《崖县第二区槟榔乡调查》中,所提及的“汉族 8 户,19 人”,现已不复存在。

槟榔村现有 15 个村民小组,居民 915 户,人口 6030,其中女性 3010 人,劳动力 2300 多人。女性中高寿者不少。

槟榔村是一个半山区的黎族聚居村,全村耕地面积 3545.4 亩,其中水田 2868 亩,坡地(旱田)677 亩,另有荒山 1 万多亩。

二、自然环境

槟榔村位于三亚河上游、三亚平原的东部,海拔大多在 20 米以下,地形为山区平原各半,平原地区相对高度不超过 5 米,东部和东北部地区遍布低山,海拔为 300 米左右。

该村地处海南岛南端,属于热带地区。该村土壤疏松深厚,是沙质土,土较肥沃,植物生长繁盛,最高的万福岭山峰,海拔近 571 米,同时离海岸很近,距三亚河出口也不过 18 公里,河流短促,流量不大。建国以后,为解决三亚市的用水问题,在上游修了两座水库,使流经槟榔村的三亚河水量很小,平时小孩都可以趟水过河上学。由于水量较小,且河床深切于地表之下,所以对于自然引灌造成不利。水库建成后,政府考虑到当地居民饮用和生产之需,在经过村中的管道上开口,与引灌渠道相通,从而解决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

三、生产和生活情况

槟榔村的居民基本是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山上鸟兽日渐稀少,再加上打猎用的粉枪,弓箭等已被收缴,所以农闲时节外出打猎活动基本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外出打工和经商。当地人的经商意识较强,每一个村民小组都有多处小卖店,由于服务对象有限,大多本小利微,经营品种不多,但这种现象说明了当地居民经商意识的状况。

在农业生产中,以种植稻谷杂粮和反季节瓜菜为主,兼营经济果林。水稻一年两季,产品主要用于自食,少部分出售,杂粮亦如此。反季节瓜菜、水果等主要外销。

当地由于水利情况较好(该村现在就很想在官坝自然村附近筑一个保护堤,以防备洪水的侵袭,以取代现有的土堤),水稻亩产较高,两季可以达到 1000 公斤左右。杂粮种植的主要有红薯、豆类,花生由于市场价低,近年来已少有人种植。红薯由于市场价高,产量大,生产成本低,以及喂猪的需要,各家都有栽种,但也主要限于园地。

槟榔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各农户都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园地里种植,多的有几百株,少的有 100 多株,连位于村中的槟榔中心小学校园里也栽种了近 200 株槟榔,槟榔在当地原来主要是

起交际作用,用于调解恩怨,红白喜事,以及招待客人,现在主要用于出售,一个槟榔交给收购商的价格大约0.3元左右。当然,原有的那些功能和作用依然存在,所以当地农户对槟榔的消费也很大。

近年来,由于政府提倡和市场需求,芒果种植逐渐形成规模,不少农户有10多亩芒果林,有的芒果林已开始收获,年收入万元以上。以前未种芒果的,现在也在积极育苗、垦荒,准备种植。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就看见不少农户在庭院里培育芒果苗,多的达到500多株。当地的椰子树不少,椰子也以出售为主,收购价大约0.5元/个(2002年价),一般家庭有10多棵椰子树。

甘蔗也是当地的一项经济作物,由于毗邻旅游城市三亚,所以这里的甘蔗不以榨糖为目的,而是作为水果,所以种的都是棕红色外皮的果蔗,具体种植亩数和产量各年之间波动很大,所以村委会无法统计。

另外,当地的水果还有香蕉、杨桃、龙眼、荔枝等,除香蕉由于有一定的产量,有人收购外,其余的皆以自食为主。

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槟榔村的蔬菜种植高度商品化,并逐步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蔬菜种植几乎完全出于外销的目的。目前,当地蔬菜种植以反季节瓜菜为主,其中以青椒、圆椒、黄瓜(当地称青瓜)、茄子、苦瓜等为最多。由于园地大量种植槟榔,所以不少农户都需要买菜吃,仅反季节瓜菜收获时除外。当地土地肥,加上养的猪牛鸭较多,肥料充足,所以反季节瓜菜在某些年份成为农民的重要财源,据该村妇女主任讲,去年她家种的一亩青瓜就收入6000多元,扣除成本,还净赚5000多元。当然,不是年年都有这样的好价。纵然如此,当地农户还是认识到种植反季节瓜菜带来的益处,因此即使有些年景价低,出现赔力不赚钱的情况,第二年大家依然坚持种植。

生产工具方面,已发生重大变化,耕种水田大多使用手扶拖

拉机,但还有少数人使用牛耕。这里水牛很少干活,长得膘肥体壮。手扶拖拉机数量很可观,仅官坝第二村民小组就有6部,其它村民小组有的还超过此数,这些拖拉机不但用于自己责任田的耕种,还帮人打工,据说出工多的时候一年可收入2000多元。其它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铁犁、铁锄、铁耙、弯刀、碾米机、摩托车、农药喷洒器、抽水机,以及与手扶拖拉机配套的农具等。1954年调查中所提及的种山栏稻的工具,现已经消失,原来种植山栏稻的地方已被逐步垦为果园。

在肥料使用方面,已普遍使用化肥,由于当地各种禽畜较多,且各家都有自己的厕所,所以农家肥依然是重要的肥料,有的农户家庭养畜较多,还有畜肥出售,价格则随行就市。

槟榔村现在普遍实行“三造”耕作法,相当部分的农户早造自己干,种水稻,以满足家庭的食粮之需。由于槟榔村地处海南岛南端,热带季风气候,秋冬时节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在时间上又与内地春播夏种相接,所以每年到槟榔村来租地育种的内地种子公司不少。因此槟榔村的农田第二造多为外地种子公司租去育种,农户每亩收入450~650元租金,且种子公司租种以后,又反请农户帮工,每个劳动日还可收入20元以上。第三造以种西瓜、反季节瓜菜为主,这时有的农户也会将地租给瓜菜商,收取租金,但相当部分的人只会租出部分土地,而自己种上部分反季节瓜菜,西瓜则主要是瓜菜商租地种植,村民种植的很少。

仅租地给人育种一项,村民年收入200万元,扣除各种费用后,净收入有100多万元。另外,在秋冬之交时,还有不少内地客商前来租地种西瓜、青椒、哈密瓜等,亩数达到1500亩以上,每亩租金1000元以上,计有150万元左右。加上其它收入,槟榔村人均收入为3060元(2001年统计)。

由于地少人多,又地处城郊,所以商品性的禽畜养殖较为发达,一般家庭都有几十只鸡(大小概算),不少家庭还养有鸽子,最

多的一家养了 40 对,建了很有规模的鸽舍。鸡一般则以散养为主。由于水田较多,收割之后,可以看见成群的鸭、鹅在寻食散落的谷子、小虫,但鸭、鹅的放养需有专人照料,一般家庭由于各种原因不会成群养殖,多是专业户在放养,具体数量很难确定,就我们调查过程中所见就有 2000 ~ 3000 只。槟榔村的猪牛饲养较多,有的一户就有牛 6 ~ 7 头,少的也有 2 ~ 3 头,这些牛主要用于出售,因为当地田多不用牛耕,另外就是满足一些民俗活动的需要。猪的养殖量很大,户均 5 头左右,少的人家有 3 ~ 4 头,多的人家有 10 多头,如果算上仔猪,则远不止此数。

当地虽然是个半山区,却少有人养羊,问及原因,主要是山上草少,多为灌木丛,人守护也不方便,较平坦的地方已大多被开垦出来成为果园,所以放羊的地方很少。

槟榔村较富裕,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工具和代步的用具。彩电已很普及,几乎家家都有。

在农村,房屋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从一个村房屋的状况也可以大致看出该村的经济情况。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村新房较多,且建筑式样很新,有的类似我们平时所说的别墅,有的还是仿欧式的型式,我们粗略的了解了一下,这样一栋建筑约需费用 15 ~ 20 万,由此可见该村村民的富裕程度。在黄猷二组就有两栋这样的洋楼,一栋已完工,一栋在建筑中,其主体工程已完成。据了解,在槟榔村有一半是近 10 年修建的新房,基本为平顶水泥砖木结构,面积多为 100 平方米左右(厨房、牲畜棚、厕所未计算在内),一厅三房较多。当然,也有面积较大的,达到一厅五房、130 平方米左右的。据被调查对象反映,现在想建房的人已不满足平房了,都想修楼房,即使现在只有修一层的钱,也打两层楼的地基,准备将来加层。但村中还有茅草房,由于近年来山上已没有什么茅草可割,所以只好用牛毛毡来补漏,住这种房子

的人家，一是被人们称为几代“槟榔公”的，另外就是原来就穷的无儿户、且女儿也少的人家。不过这种茅草房全村也不过几家。

槟榔村村民对待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基本已无小孩辍学，现在很多在务农的30岁左右的年青人都是初中毕业，九年制教育普及工作抓得较紧。位于村中的槟榔中心小学是获得全省农村小学校容第二名的，学校规划得十分整齐，拥有功能较齐全的大操场，操场有主席台、旗杆，有跑道、篮、排球场，乒乓球台，爬杆等设施，校园很清洁，有一片绿化园地，在园地里种植槟榔、椰子和其它的蔽荫树，两幢教学楼从外观上看还称得上美观，每两个教师有1间休息兼办公的房间。槟榔和椰子树都采取对外承包的办法，这样，既有人维护树木，又有一定的经济收入补贴学校的开支。教师大多是本村居民，不少原是民办教师，上班基本以摩托车代步，学校的教学秩序较好。

槟榔村的住屋分布还未形成中国习惯的聚居村落形式，依然是一两家、三四家分散各处，与1954年调查报告中反映的情况相仿，但现在伸展的长度和宽度大为增加，已不是长1公里了，而是5公里多。这种插花分布的形式，从居住舒适角度来说，则十分有益，尤其是已盖成洋楼的家庭，从外观上看，远比城里的所谓别墅更具风味，只不过其装修方面不象那样讲究，庭院没有那么规范，家庭摆设也还远达不到豪华的标准；若从发展庭院经济来讲，则十分有利，所以槟榔村的庭院经济搞得相当不错，成为农民们重要的财源，高大的椰子树、槟榔树将村庄完全掩蔽在绿荫之中。房屋的建筑没有一定的朝向，也没有什么排列顺序，这在其它调查过的村庄中是少见的。更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在问到民俗时，说建房时都要请懂得的人看过朝向，才下地基，不知道这些道公或是风水先生怎样确定在不到50公尺直径的范围内，几家房子不同的朝向都大吉大利。

在家具方面，品种不是太多，式样也较为陈旧，条凳、架子床、

高桌、小板凳等还很常见，铁制家具、塑料家具等也很普及。但个别家庭在盖了新房子后，从城里买进成套新式家具来布置自己的房间。

在集体经济方面，槟榔村的集体经济收入约 18 万元，主要来源有内地制种人员和种植反季节瓜菜客商租地时缴纳的支农基金，按规定每亩可收 10 元；另外有一片面积 123 亩的林地，承包给福建人种茉莉花，每亩收租金 150 元，还有公田上经济作物的收入。随着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村委会的成员们感受到资金不足的压力很大。

四、社会和政治情况

中共槟榔村党支部，有支委 5 人，下辖 13 个党小组，全村共有 80 名中共党员，其中女党员 16 名，50 岁的党员有 40 人，30 岁以下党员 21 名，最年青的 25 岁，是位退伍军人。在 80 名党员中，有 9 人是退伍军人。

在村民自治选举中，村党支部 5 位委员全部被选为村委会成员，分别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妇女主任、民兵营长、村文书。村委会的补贴由三亚市政府统治付给，5 个指标，每月共 1500 元。

在村委会之下，划设了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设有村民组长、副组长、妇女组长，还有两名议事代表。有党小组的村民小组，在讨论重大议题时，党小组长若不是村民小组领导成员，也参加议事讨论。村民小组组长的补贴是每月 30 元，副组长、妇女组长每月 20 元，款项从村民小组的集体收入中支付。

槟榔村还有较健全的团组织，成立了团支部和团小组，共有 84 个团员。

但近年来该村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不多，因为很多人认为当了党员，经常误工，有些吃亏。团员也多是初中毕业后未考取高中滞留村中的学生，农村青年中要求入团的更少。

该村的民兵组织拥有 180 多个民兵，其中参加预备役的有 20

人,属于海南预备役师的炮团,基干民兵 10 多人。

五、社会生活状况

槟榔村的村民比较富裕的情况,从社会生活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各村民小组的文化室基本不存在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专门去探看了两个被废弃了的文化室),但群众的文化生活却也并不显得贫乏。有经营头脑的村民看中了村中青年人聚会和消遣的需要,在桥边空地上修了一个露天舞场,附带简易茶座。此举颇受当地青年的欢迎,于是这里就成了村中青年人,尤其是未婚青年聚集的场所,茶是 1 元钱 1 杯,跳舞不收钱,有音响伴奏,舞场大约可容纳 200 人左右,每晚都有爆满的感觉。不过跳舞时青年们还不能象城里人那样开放,以同性舞伴为多,少有异性相拥而跳的,如果有,也是那种已确定恋爱关系,被当地黎族群众称之为“下了槟榔”的。

农闲时节,在无工可干的情况下,当地的一些村民也会聚在一起打麻将、聊天,前者以中青年为多,后者以老年人为主。村中开有不少小店,粗略地看了一下,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两、三个小店,这些小店卖一些简单的商品,如小孩的零食、汽水、饮料、白酒、酱油、盐、调味品、腊烛、电池等,在每个小店旁都搭出一个凉棚,安置了水泥条凳和桌子,供人们休息,这些地方也成为了村民们闲时聚集的场所,人们也可以在这里聊天、打麻将、打扑克牌,有的小店旁的凉棚还搭得较大,安置了桌球。

相当一部分人家里还配置了 VCD 和音响,所以在调查过程中,因为是农闲,不时可以听到播放音乐的声音,年青人对有名歌星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城里的年青人。

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据反映尚好,虽然还存在小偷小摸的现象,但大的恶性治安案件近一两年很少发生,抢劫案虽有发生,但作案者是外地流窜来的,非本地居民。打架斗殴现象仍有,为村里极个别不良青年之所为,前不久,黄猿二队的一位青年因为不

良青年欺负自己的小孩而奋起反抗,被不良青年殴打,造成肝破裂,在离开现场 100 多米的路上倒地死亡,此案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而至今未破。

计划生育工作是中国农村的老大难工作,提起来谁都头痛。但在这次槟榔村调查中,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难解决的了。按政策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双方都是少数民族的,提出申请,可以批准生第三胎。但处于生育高峰的 30 岁左右的这一代,对于生育第三胎已经采取可生可不生的态度,就是纯女儿户,在生育第三胎后,也多按规定到医院做了结育手术。

当我们为此事采访妇女主任时,她说:现在计划生育工作还是很累,但不是象以前那样,因为计划生育对象会躲避,现在手术对象很少出远门,找不着医院,对于医院里的一套程序不清楚,同时也不知道车费、手术费要多少,因此手术对象都在家里坐等计生人员上门,为其准备车辆和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而计生人员少、手术对象居住又分散,所以村委会的人都要去帮忙,要早上 4 点左右就去,把手术对象找齐,6、7 点坐上计生办的车,到医院办手续,做手术,这样一天也过去了(注:手术包括结扎和上环、人流)。当地村委会对此项工作抓的很紧,在我们调查的一个多星期里面,村委会的人就出动了两次。据说,事先摸清哪些人是手术对象的,此工作也需细致,要随时掌握情况,不然,出现疏漏是要承担责任的。纯女儿户的工作依然还比较难做,有一家纯女儿户在生了三胎后,拒绝结扎,在外躲 1 年多,至今不愿露面。这与当地黎族的风俗习惯有一定关系,因为在当地,女儿出嫁后是住在夫家,当地风俗是岳父母年老后不好去女婿家里,由女婿、女儿供养,会被人瞧不起,而当上门女婿也不受人尊重。不过,可喜的是随着女青年们外出打工的增多,这种习俗正在发生变化。加上青年人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强制推行,所学的知识增多,受到电视

等影响,传统的重男轻女现象也有很大改变。

青年人外出打工成为一种时尚,年青人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女孩若没有重要的原因,如家里劳动力太少,父母亲严加阻拦等,大多会选择外出打工的方式,男青年外出的也多,但比例较女青年小,原因主要是不易就业。这些外出打工的年青人有的甚至长期在外,仅过年时回家休假,据说有长达10多年的。而外出打工的女青年90%的人都在打工过程中恋爱结婚,这种情况的发生,必然导致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即本村的男青年在近距离范围内寻找恋爱对象的概率大为减少,除家境较好,本人也精明能干,身体、相貌各方面条件相对优越者外,不少青年无法找到对象,30多岁尚不能婚娶者大有人在,家庭经济状况和其它条件较差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

在择偶方面,据被调查者讲,他(她)们在民族成份上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对已结婚的青年人情况分析发现,槟榔村已成家的年青人家庭中,夫妻双方基本都是黎族,通婚的范围也不太大,以本村不同村民组的为多(这种分析以男青年为主)。女性则不完全属于这种情况,前段文中已提到外出打工的女青年多半嫁到外地,其丈夫的民族成份就不一定是什么族了,且地域也是天南地北。当然,女青年择偶地域扩大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迫使本村男青年不得不扩大择偶范围,以应对当前的窘境,从而将目光投向比本村经济状况差一些邻乡、甚至邻县。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六、服饰和饮食习惯

现在槟榔村中年以下男女村民的服装都已完全汉化,老年男子服装也基本汉化,甚至死后入棺,衣着仍为平常所穿的汉式服装,只有少数老年妇女还穿民族服装。这种民族服装分为日常服装和盛装,日常服装比较朴素,上衣是黑色长袖低领对襟,有三个布纽扣,衣上没有绣任何花纹图案,或其它附加装饰,布料为机制

布,下身穿长且宽大的筒裙,长及膝下 30 厘米左右,布料为自制的土布,厚且耐用。

每个妇女必定有一套以上的盛装,这是一种较为华丽的,具有浓厚民族特点的衣裙,是其在小的时候由母亲指导、自己亲手织绣出有各种图案花纹的头巾、衣服和筒裙。这种盛装在结婚、“做八”或其它盛大节日时才穿。不过现在遇到这些日子,中年的妇女也很少穿用。村里的小女孩,为要上学读书,加上其它原因,学习织筒裙的已是极少了,就是中年妇女,除了织造用于销售的筒裙外,一般人也不再干。由于筒裙织造是用一种很原始的踞腰机纺织的办法,工效极低,费时很多,所以一套质量较好的精品筒裙,约 3000 元左右。

老年妇女外出时,部分人还有用黑布头巾包头的习惯,巾长 1 米多,宽约 40 公分,折 4 折,然后缠绕头一周,别住后,垂其尾端于后背。在青年妇女中,戴金耳环的常见,手镯几乎所有妇女都有,以玉石的为多,也有戴金或银质的。40 岁以下的妇女平时服装和汉族基本相同,青年妇女对于时下流行的牛仔裤子等十分欣赏,很多人选用,上身则多为短袖的衬衣。中年以下妇女普遍戴胸罩,头上不围黑布头巾,而是理成短发,再用市场上出售的发卡夹住。

槟榔村的青年男女不劳动时,一般穿拖鞋和凉鞋,如果下田,就穿长筒水鞋,在坡地或园地里劳动,穿球鞋的机会多一些。走亲访友时,女青年比较讲究,会穿上自己满意的高跟皮鞋,也有穿“松糕鞋”的,男青年一般也会穿皮鞋,比较随便的,也有穿着拖鞋就到处跑的。

槟榔村以种植水稻为主,现在已没有砍山栏了,收割水稻和插秧以人工为主,过去是亲戚、朋友之间帮忙,现在以花钱雇工为主,普遍认为雇工比请亲朋帮忙合算、省事,雇工一般每天 20 元左右。收割水稻的工具主要是镰刀。收割下来的水稻就地用脚

踩脱粒机脱粒,因此,在收割水稻的现场一定有谷斗和脚踩脱粒机,这两件工具多半人家都有,没有的人家或向亲朋借,或出钱向人租用。收割上来的谷子和稻秆分别运回家晒干,作为食粮和牛的饲料等。

粮食收藏在木板做成的桶或竹子编成的筐里,由于老鼠较多,现在不少人家已采用镀锌铁皮制成的大铁桶来装粮食,其有两个好处,一是隔湿,由于当地雨量较多,空气湿度大,放在密封性较好的铁桶里,效果较好,不易霉坏;二是可以有效地防备老鼠偷吃,木桶和竹筐都可能被老鼠咬坏,而铁桶老鼠则无计可施。

现在当地加工大米早已不用泥磨和米白了,取而代之的是碾米机。每个村民组都有1至2台碾米机,基本为私人所有,按量计价进行加工。炉灶已完全学习汉族式样,有的人家还用液化石油气炉。砖砌的炉灶在各家都还存在,包括用液化气的人家,砖砌炉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煮猪食。薪材主要是砍山上的灌木,人们将砍下的灌木枝干集中晒干后,再用拖拉机或牛驮回家中堆放,因此许多家都有很大堆的干柴。家家基本上都安装了手压提水机井,这种井深入地下几米,全部设备和工钱大约要1200元左右。另外,为应付大量用水的需要,有的人家还开挖了用水泵抽水的另一个大的机井,大机井里的水主要用于浇园,冲洗庭院等。由于三亚市区供水的引水管道在经过该村时有开口,经济较差的人家也有到这里挑水吃、洗衣服的。

煮饭炒菜用金属锅,未见用陶器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已用电饭煲、高压锅,碗碟都是市场上购入,有搪瓷的、铝制品和不锈钢制品,与汉区情况完全相同,只不过比发达地区的汉族家庭花色品种少些。

现在由于粮食充足(全村公粮、征购粮、余粮共48万斤,余者全留在农民手上,近两年来,已改征粮食为缴钱,农民家中粮食更丰富),槟榔村民已不用象50年代那样一天三餐稀饭了,而是一

天三餐都是干饭,有些人家考虑中午太热,所以午饭吃稀饭。吃饭时一定要用蔬菜佐饭,除自种的少部分蔬菜外,如瓜、空心菜、豆角、白菜等外(反季节瓜菜成熟时种类多一些,也不用去买),大部分靠到临时市场上去买。临时市场位于槟榔河(又称三亚河)桥头,成市时占地面积约几百平方米、露天,人们在上午10时——11时,下午4时——6时左右将各种蔬菜,主要有空心菜、莲花白、豆、花生、葱、蒜苗、瓜、红薯叶、土豆等,摆放在铺于地面的塑料布上,另外还有猪肉、牛肉、鱼、鸡、鸭、鹅及香蕉、椰子、荔枝、龙眼等水果摆卖,这里每天可以销售出4头猪的肉,由此可见当地购买力之强。蔬菜、水果、肉类、鱼和鸡、鸭、鹅价格与海口市相差不大,只是由于猪、鸡、鸭、鹅等是用农家办法喂养大的,口味较好。

在槟榔河桥头还有一间供销社开办的店铺,卖各种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小生产工具等,该店现由私人承包经营。旁边还有1个合作医疗点,有3间平房,可以治疗头痛脑热、轻微受伤,为病人打针输液等,该医疗点卫生状况还搞得不错。

这里无论男女老幼,都保持了喜欢吃槟榔的习惯,妇女更爱好,老年妇女不干活的时候,嘴巴一定是在不停地咀嚼槟榔果。男子普遍嗜好吸烟和喝酒(现在有一些人受吸烟有害健康宣传的影响不再吸烟),烟有两种:香烟和土烟丝,这两种都是从商店中买来,土烟丝用水烟筒或旱烟袋吸用。酒多为当地群众自酿的米酒,但也有从供销社买酒厂生产的散白酒和瓶装白酒。喝酒喜欢用碗喝,有劝酒的习惯,常常几个人凑在一起可以喝上2、3个小时。

没有用竹筒煮饭的。逢年过节也做一些糯米糍粑自食和作为礼品。

现在村中的群众已基本养成了喝开水的习惯,老年人喜欢喝茶,茶用陶罐煮好后,再倒到碗里喝,本地不产茶叶,茶是从市场

买来。

在槟榔村,由于地势平坦,道路四通八达,有简易公路通到各村民组,但路况不太好,坑洼起伏不平。摩托车、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代步工具,手扶拖拉机和牛车是主要的货运工具,当地还有几辆小货车(轻卡),主要用于往外运输货物等。在通讯工具方面,不少村民都有BB机,有的还有手机,电话座机的普及率较高。经济条件好些的农户都安装了电话,公用电话是每个小店必备的服务项目,通讯联络较为方便。

七、宗教信仰

槟榔村虽然距三亚市中心区不远,经济和社会相对发达,时至今日,其做鬼的情况却与保亭县的黎族同胞相近,生病时神、医两用,往往既请道公做鬼,也到医院或合作医疗点看病。对于神和医的态度,随着年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老年人更相信鬼神一些。在这个问题上,年青人与老年人之间有明显的认识分歧。

另外,在结婚、生子、丧葬、建房等事项上,都有做鬼的程序和仪式。

在槟榔村的黎族群众中,相信有鬼神存在,而且很复杂。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鬼是天神,也称天鬼,还有山鬼,从丧俗情况来看,祖先鬼是受到尊崇的,并非如以前资料所说的“完全消失”了,它不是以原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采取了新的形式,学习汉族,在堂屋安放祖先牌位,将其变得时刻相随。现在还时兴供奉土地神、财神等,在每一家进院子路口处的角上,都用砖瓦搭建了1个有40多厘米高的小房子,里面供奉着瓷塑的(从商店买来)小财神,(有人说是土地神),前面放有香炉,在一定的時候焚香供奉。

该村宗教活动的主持者是道公,凡是大小疾病发生,病人或其家属觉得有做鬼需要时,都会请道公来做鬼,其它如结婚、建房等,也会请道公前来做鬼。在村子里,除了大道公外,还有法力差些、被称为小道公的。其分布不受地域限制,不一定每个村民组